

鳴

玉

堂

稿

鳴玉堂稿卷之四

明甘肅行太僕寺卿前湖廣督學副使山陰張天復著翰林院修撰

山東左叅政門人陳文燭選梓

記類

南鎮感應碑陰記

古人禱于山川百神有奇應咸勒石紀功德示不忘也南鎮會稽山故有感應碑歲久剝落莓苔蝕之乃嘉靖丁未邑有旱菑張君為令徧禱諸神靡所獲乃諏日集部吏召耆叟展謁于是山之神曰維神群嶽之宗維鑑民社之主旱魃為虐如悞如

焚山川滌滌實為神羞予為民父母饑饉洊臻民
命靡依誠不能一日而食緊鑑與神厥責維均曷
志諸上帝貺我甘澤惠茲下土凡數往卒亦靡有
所獲乃甚恐設几于私解每旦夙興籲祈于神神
恍恍若示之兆期有所更葺乃賚爾霖雨起而詣
廟西偏得古碑漫漶文不可辨詢于廟祝曰是碑
也殘焉故矣

睿皇帝朝冊命禮官禳疾茲廟獲奇應輒樹石紀
功云今且百餘年邑凡遇留禳之輒應痼瘵賴以
瘳也張君於是俯而思曰嗟疇昔之夕神其以此

命我乎鑑敢不祗共乃事以章靈貺為文而告之
曰神有悔怒曷降殛于余躬毋俾妖魃重為民殃
已乃大雨明日又雨竟三日四郊沾足穀乃殷登
民大悅張君神之既潔圭幣以答神休再鳩工礱
石求全文刻而新之未就以徵召之京乃屬諸郡
憲王君王君署縣經始其役而唐君出自京師代
張為令始克襄之役既竣俾復書其事於碑陰曰
政之大端又民事神又之維艱神亦不易謀也詩
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微宣王能側身修行則君
雖靡神不寧圭璧既卒亦將奚為耶昭格無羸無

棄爾成精裡既竭神將陟降左右焉已爾倚嗟張
君粹白以承休德殆非一朝矣豈非以人謀抗天
道耶僅曰神焉抑惑矣然是役也張君勦之王君
成之唐君終之事神之誠恤民之仁均矣不可無
書張君名鑑南充人王君名遴霸州人唐君名時
舉咸寧人咸以進士官茲土刻之日是為嘉靖己
酉三月朔日

會稽縣新造河船記

會稽隸于府治浙以東河道之所經焉東際曹娥
西達蕭山北通三江南抵蒿壩綿縮百餘里漕挽

首貢以及巡臺藩臬賓使之所往來舳艫相銜晝
夜不絕志有之越人以舟楫為輿馬濟涉之利王
政先焉然則順土度宜因事布利斯良有司者之
職事也誠能時省而釐治之則會稽雖當地衝要
日旁午不支舟楫之役亦足易辦頃令茲土者率
因仍前習其振刷厲精者又或急征求塗耳目競
錐刀之末利弊之實忽漙不省誰復介意於區區
之行旅耶乃嘉靖庚戌會稽令唐公蒞政踰二年
控竭智慮紓遐猷播隆惠以蘇會稽之困者咸次
第舉矣輒以是役須之者踰至而應日不支矧奸

猾貪緣以資侵漁苟邱檄交馳侵漁者祇冒官稱
募其實捕掠民船以充調遣民船多逋逃迄無以
應則吏卒受鞭箠之苦而公家徒有詰募之擾君
乃言其不便狀于當道且日攷舊籍縣設河船者
八船役以夫夫給以食程其費歲二百緡咸徵里
甲以輸諸官可謂不貲以不貲之費供侵漁者之
利而捕詰之擾及及於下公私兩困曷以其費官
自鼎造充給行旅歲歲僅葺治而無復派徵或乃
一勞久逸暫費永寧之策時巡臺監司咸下其議
曰便於是檄命周詠永利庀工度材務於經久公

又酌量時宜於繕錢常數存在官者什一隨時募
巨艦以充供應之大者餘造短航二十艘艘役夫
一人夫給歲有常值足償其力臨時調遣則又量
地遠邇限日遲速毋厲下毋蠹上總其費若干金
歲計省縣之費若干金不閱月而迄工可謂事集
而力不煩矣於是行者歌舟者頌當路者譽揚馳
騫於漕挽酋貢巡臺藩臬賓使之往來者咸樂其
便而忭喜於乎即今日之所稱便則前此者之苦
於不便可想矣夫利不百不言革害不倍不變制
善理國者重改井矣而如公所為利百功倍謂將

如之何哉使嗣今於茲土者皆如公之順土度宜
因事布利尚復遺利貽患有哉公湖廣咸寧人名
時舉字汝賢別號省菴起家名進士善政多可紀
述云

趙州學新鑿泮池記

昔成周之世凡諸侯鄉射之學皆曰泮宮謂水半
於辟廱環學宮而前也則學之有泮名義相屬殆
可想見已周之叔季學校不脩魯自僖公始知重
之詩人為賦泮水以頌其事采芹采藻于泮樂其
有也獻馘獻功于泮受其成也然則王政之所先

不在是乎今之州郡之牧固昔之諸侯也欲復古以興治而學校之制謂可乎諸古與自

高皇肇極之初即詔天下洗新學宮一如周制當是時燕趙之間瘡痍甫平人文未起學制多所闕略比

今上皇帝惇崇文教涵濡幾二百年人文漸埒于東南而學制之仍其故者尚多也廼歲之庚戌會稽馬君奉命守趙首謁廟學及周覽其制則宮而不泮君輒喟然曰嗟古昔建學命名之義何居守土者不當首務耶遂課于寮屬及博士弟子求

前所不泮狀因得隙地若干丈謂前守某易之民間願以代去未及竟君廼喜曰是可鑿也非所以待某耶因先以公家歲產城濠蘆葦出而易錢若干緡繕治周垣樹坊于其南曰泮宮將正名以倡事也又購州之隙地頃三十畝有奇歸于學歲輸其入以贍貧士將厚本以植教踰年政融教敷治理攸序始率趙之父老而謂曰若子弟世育於學宮曷助諸僉曰諾於是庀工興事鑿坊南十五步規而泮之費盡給于公帑為欄楯二十四楹上下咸甃以石則父老某某分辨之廣若干丈深若干

尺址地故上下旱且赤工猶恐既而獲古井二濬而深之溝其旁為流九曲甃以文石狀龍首使注水達于泮旱甚則以轆轤繙水索廻曲流漸匯成浸經始于某月日成于某月日董其役而急于竣者趙之義民某也嗚呼是役也豈祇足以成學之名義而已乎馬君時臨之於是戾止色嘯於是慎威儀則萬民又於是承德意隆教化王政其有賴也已雖然舉墜興廢有司之責也嚮義赴工凡民之分也若夫沐教養以自成樂育造而思奮又將屬之誰乎余聞之先王之建學也以右文也天地

自然之文莫如水是故辟離泮宮咸是之取焉匪徒以飾觀者爾也然所謂文者豈徒操觚為詞以競進取矣乎趙之多士誠因而圖之則夫經緯造化黼黻皇謨咸在我焉當必有躍然於德行道義之趨仁聖中和之軌者矣他日駢章上國將不有炳琅雋偉之業垂大賁于宇內者乎余不佞爰稽其義而僭言以歸之馬君名某字某善政具有成績而崇修學政優禮賢俊尤趙之士民巷頌而碑傳者其詳槩見於提學御史阮君鶚所述學地原云

翠微堂記

武昌黃鵠山。萃起平陸。盤亘蜿蜒。秀雄會府。臬司
當其陽南向。廳後有堂。則政暇會賓僚。暫休憩者
也。簷阿連陰。庭宇弗殊。堂故擁塞。燕坐沉冥。嘉靖
己未春。憲副吳郡章公。署臬事。暇日。與山陰張子
居堂中。顧而笑曰。斯堂背負佳山。山欲獻奇。而人
自閉拒之。耶。若北面。便成賓主。開戶而得。又不必
輦石壘土。象穹谷。假巖巖。疲極人力為也。語協以
告海昌馮公。澶淵王公。及于三衢程公。南昌張公。
憲僉東魯于公。河間柳公。崑山周公。蒲州崔公。溧

陽狄公長洲張公皆曰。盍更之。章公于是緣舊摺
新戶牖。轉啓黜堊。甃砌。芟夷蒙雜。山氣本佳。矗然
來賓。薈蔚葱蒨。充溢前庭。坐而臨之。蔚然翠微。間
矣。堂初名表率。爰以翠微易之。夫臬臺法司也。諸
大夫法官也。易表率之嚴。而樂翠微之逸。何耶。余
聞之。氣爽則心澄。心澄則神暢。神暢者。慮精。慮精
者。務舉。君子之為政。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焉。
匪苟為觀遊而已。夫緝翮翳明。嚚囂蔽聰。紛錯糾
纏。吏道甚迫。而曾無超曠之觀。少自振脫。將使煩
心。蹙神。滯慮。妨務。日斷斷焉。從事于文吏之議。徒

厭苦素且弛矣。吾司有天然之勝。茲稍更葺。坐得
佳境。賓僚休憩。身在翠微。循階稍上。緩步廣視。寄
情覽眺。黃鶴高翔。鳳凰並集。宮殿屏署之盛。輝映
于闐闔之中。北瞰長江。仰郢都之豐芑。南望諸山。
懷衡湘而思九疑。煙雲風露。魚鳥悠悠。中心會之。
開朗坦夷。理達事成。洞悉遐隱。昔人所謂得于高
明。游息之道者也。則斯堂也。無亦職事之助與。既
成。章公以擢四川叅政去。憲長婺源。游公至。登堂
而樂之。謂余曰。子之語吾志也。請書之石。游公名
震。得章公名士元。馮公名覲。程公名秀。民張公名

正和王公名光祖于公名錦柳公名宗葵周公名
美崔公名都狄公名斯彬張公名勉學皆起家進
士

霖雨亭記

紹興澤國也。治所據卧龍之陽。千峰環峙。萬壑合
流。複嶂澄湖。上下掩映。端冕而宦游者。長宅於樓
觀。烟雲之間。斯亦湖匝于治南。三面瀕于江海。原
隰數百里。半隣於瀉滴沮洳之場。當其淫潦浹旬。
則懷山巨浸。既而旱熯稍乘。焦土千里。此臨民者。
憂樂所為關也。丙辰春。僊臺李公奉命來牧。初入

郡詠民利病狀。爰與白竹王公仰菴蕭公鼎菴吳公松源林公濂濱張公尋蓬萊之趾。登越望之臺。以求甦民至計。去治所遠。每登就下。蒐於榛莽間。東得平臺。清曠亢爽。視越望近且半。公謂白竹諸公曰。井邑之盈縮。不一覽而竟乎。乃鋤荆芟翳。集諸公時。曳履其上。攬衣長嘯。東矚禹陵。緬思溝洫之勤。俯瞰長湖。仰嘉䟽濬之績。右覽西江。跂一錢之高。風下飲清白。追後樂之芳躅。迨夫雲蓊雨興。濤颶交作。瀾漫疇野。則愀然隱曰。民其淪於魚乎。嵐開雨霽。彌月不雲。則又曰。民不將立而枯乎。其

登彌決其思彌周爰相爰度若時宣令而水旱罔
為民病矣則相與頌之曰諸牧侯其時貺我以甘
絲乎臺未及屋李公以績擢憲副按部郡中白竹
巖視郡符謀於諸寮構亭于臺僉曰肆遂出公羨
若干緡庀材伐石以成之承李公初志也久之圭
山邵公代為郡至則遵其約束期會以時登望布
利於民民又樂且歌頌之秩滿亦遷拜如李公蓋
至是凡三易使濂濱公亦名為侍御史淇竹陳公
代且及朞而白竹公復署郡亭猶未名於是訊山
陰張子屬為記因手題其額曰霖雨亭義取澤民

且於卧龍山為稱也。蓋既經紀于始而後圖維厥終。公嘉惠元元之意殷矣。張子曰。經政有時。霖雨云者。語時也。是故勅天之命。惟是幾安。恒暘恒雨。天也。宣導而裁節之人也。人知幾安。是勅則時不違。協氣應而嚴戒。民之怨咨叢至。無繇也。吾侯皆人龍。注念蒼生。蘇群望罔弗時矣。則夫衣食而賦稅之。曷有窮乎。嗣登於斯者。思其至計。省民之災患而禦捍以時。踵諸牧之休風。則斯亭也。匪徒游觀爾矣。吾結之民。不其永有攸庇也夫。

茶陵三學士祠記

茶陵三學士祠者祀學士坦齋劉公大學士西涯李文正公龍湖張文隱公于其鄉也三公既崇祀于鄉賢矣乃復有專祠者何標典刑重文獻春秋與賢之義不嫌于複也初嘉靖某年分守叅政某公某嘗即洙江書院吸秀亭祀文正李公矣乃二公猶列祀鄉賢專祠未舉也已未春州之同知林君松視州事誅于鄉之大夫曰三公並際明時而所出之地同以爵以德又同文正既特祀已坦齋文隱或為之前或為之後名碩迭興人文攸賴也不當特祀與李公埒耶爰白于湖廣撫巡大中丞

西蜀趙公御史臺金華吳公僉曰秩禮崇教學憲
之責也盡議諸復乃稽典酌耳上之報可是歲夏
營作專祠合祀三公而吸秀亭湫隘弗稱乃即先
嶽書院之靈光亭廓而新之為堂四楹位列三公
于其中東西有序庖湑咸備前為門四楹揭扁楣
端請御史臺吳公書額歲祀視昔加隆焉祠既落
成請記于御史臺吳公吳公謂復曰維茲雲陽之
墟光嶽鬱葱重湖涵渤靈祥適發鴻儒駢顯三公
皆

昭代之彥而名世應期者也勲猷芳烈佐翊隆昌

聲施後世然則亦有異乎否也復曰尺澤之鯢不足與量江海之深然而復也竊窺其概矣坦齋公晦跡建陵晚遭

聖祖敷陳啓沃動中

帝心述作應對之詞每將順而勸贊寓美文正公輸誠協恭輔成

孝皇弘治之盛民至于今賴之逮事

武皇秉心宣猷糾繩匡救補益弘多時特荷其賜焉文隱公夙遇

聖明顯列樞筦日勤獻替未究厥施至掄選文武

之材無慮千輩足備承中外任使可謂得上臣事君之道矣颺歷所至雖人人殊乃其績業謂後先炳煒非耶吳公曰然不曰二公丁其難而文隱獨遭其盛乎

高皇帝聖神肇造左右之臣兢兢慮不中程而劉公恂恂韜沉蘊藉卒以自全至欲易儲痛哭以爭卓乎大臣之節也茲可以諒其他矣迨于文正文明柔順而剛健不渝逆瑾雖橫猶禮信焉用能折姦萌培元氣於不動聲色之間微公則大臣黎老洎一時忠良之士其塗炭乎貞而不孤公足當之

若文隱邁千載一時之會和衷一德抗言高論慷慨激烈濱于易簣猶強起草疏計陳制禦方略匡時憂國之忠不少利也雖志効未竟而其行遂其業崇偉乎無以議矣茲非二公所歆之而弗得者與余儕同出文隱之門而欽二公之令芳匪朝夕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將不在茲乎爰屬復書其言于石以諗夫邦之大夫士

擬泰嶽廟碑

朕惟隆古帝王之興蓋必上獲神明之祐為之委社錫禧顯相邦家共躋斯民於仁壽之域斯其功

德隆矣於是秩敬崇祀飾宮貌像凡可以致虔者罔弗至焉茲王者崇報之盛典也歷稽載籍良足徵矣太嶽太和山故名武當雄山盤鬱靈氣攸萃實徃昔

玄真脩道冲舉之地唐宋代有崇奉亦屢顯靈符以故崇重之者益嚴肆我

成祖文皇帝繼天御極神尤闡揚靈化時加顯助文皇帝感其翊運之功廼即武當故域更賜今名勅建祠宇凡為宮若觀總三十有三皆撤前代之舊廊而新之瓊臺金像絢奪蒼碧用以昭荅靈貺

蓋無前之偉觀已時則圓光屢現榔梅再實靈明
赫奕灼示瑞應迄今幾二百年

聖聖相承崇事有加暨朕起楚嗣承大寶即位之
初神即陰肆翊扶茂錫景貺屢禱輒應捷若景響
靈膏玄祉誕布九有氛祲潛消風霆時若蓋三十
有二年于茲矣神之功德等於穹昊朕為海寓臣
民之主崇報宜何如耶矧其玄虛淡泊克成上道
顯名億劫與二儀終始朕所夙契師事靡敢少怠
嘗已即內苑特創玄宇朝夕丕覲耿光廼茲冲舉
故宮歲久不飾豈朕崇師重道之意爰勅臣工發

司農之財太加鼎初建宮若干所凡為殿觀門廡
享堂若干楹繚以週垣若干里經始于某月日落
成于某月日廼經始之辰祥光燭霄布護靈嶽無
異

成祖肇運之日隆休下被孚咎有徵夫神以先天
始炁叅贊大化幻變無方顧其所憑依謂不在是
耶昔軒轅至德治稱希夷然猶訪道崆峒以隆資
至理朕以眇躬承荷丕基上以保乂皇圖下以庇
翼兆庶非師事

上玄錫之隆貺弼成休德祈光贊于永世曷克有

賴焉爰製文詞用紀神烈其詞曰

於穆玄真 橐籥靈化 專司帝功 陟降上下

有嚴泰嶽 爰發其靈 神來至止 駕風驅霆

繫昔我祖 繼肇鴻運 維神翊扶 克昌厥聞

明明禧祉 惠我後人 睠言度思 昭德維新

有壇有宮 神師攸作 龜蹲蛇伏 百祗祗若

肆朕嗣基 景貺時億 旋沴為祥 靡禱不格

元和蔚蒸 隆休丕集 氛寢四郊 威覃九貉

乃即秘苑 穆清齋居 迺新故宮 用光前謨

維此蒸民 以養以賦 厥惟神休 承享多祜

遐作萬年 成功斯告 刻文頌功 爰有貞王

靖州忠節祠碑

敬皇帝在御。寬仁愛士。菁莪棫樸之風。懋焉。當是時。士爭濯磨。期自樹立。以對

天子。比于

毅皇帝朝。天常人紀。藉以不墜。則教化之遺澤也。正德己卯。逆濠之變。死事諸臣。有若瑞州知府宋公。耿耿義烈。久而益彰。蓋孫許之儔哉。公湖廣靖州人。諱以方。字義卿。起家弘治乙丑進士。歷戶部郎中。出知瑞州。瑞當南昌西境。時宸濠構逆。已有

萌招華臨賊孽。匿西山。剽民間財。賄為兵費。寇潛至瑞公。設方略。捕得之。訊知反狀。郡故無城。慮一日變作。亂莫支。乃出贖金。鳩工徒。築城。募壯士三千人。練之。申明保伍之法。儲粟為守禦計。濠知公備已忿積未發。會以非法中平人。當道檄公按其事。悉與平反。或諷使少阿。可自全。斥曰。吾可殺人。以媚人耶。濠益怒。嗾當道劾公稽命罪。有旨。即省城逮問。將行。父老遮道留曰。寧藩以是阱使君也。徒往死無益。盍少遲之。公曰。吾為封疆之臣。以封疆之守而死。分也。矧有

君命奚弗往。又曰。到處青山可埋骨。吾行何畏。忍以禍貽若等。遂往抵省繫獄。明日濠反。遣兵破獄。械公赴彭蠡。不屈。憤罵。至康郎山。自投于水。濠歆甘心焉。令人鈎起之。縛于船。詰旦。令儀賓張杲領賊林十一來執公。方出艙。刃加于頸。未斷。旁據戶限斫之。棄屍水中。其孤崇學。崇簡。奔赴難。求其骸不得。乃歛衣冠。歸葬之。公昔未第時。嘗夜泊彭蠡。夢吏授之檄曰。帝命汝守靖州。公辭曰。靖吾鄉土也。頃之。吏復來曰。命汝靖州。作城隍。覺而異之。未解踰二十年。守瑞。瑞即古靖州也。終以保障抗賊。

遇害公之忠節蓋實天授云張子天復曰余於是而竊嘆國家重在養士士求無負於國也

孝武之際士平居犯顏敢諫臨難仗節死義正氣磅礴非培養之積效與已卯之變烈矣諸君子相繼以節死卒振敵王之憤而褫其魄決旬而賊授首然則戡亂之績偉矣死事之功不與相後先哉傳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國信矣信矣彼婬阿詭隨自明得志至於禍變倫紀所繫則狼顧鼠竄草間求活耳吁嗟乎世若斯人國將焉賴哉初濠既就擒同與公被脇者愧已不能死第語人曰公自投

江匿其抗烈狀弗以聞。以是公之錫典久未下。士論稱抑焉。久之舟人韋珏者故載公臨難備言死狀鑿鑿。於是公之門下士。今大宗伯高安吳公紀述遺節于金陵。播于當路。

今皇帝之六年。嘉靖丁亥。江西巡撫都御史陳公某。巡按御史秦公某。始會疏遺忠。上請。詔贈光祿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祀瑞之節愍祠。後己未歲。吳公以禮官再䟽公之節烈。無媿燧達。宜入南昌旌忠祠。與副使周憲並配享。詔從之。先是公已專祠于鄉祠。在公宅左。肖像于堂。外樹石坊。額

曰忠節分守叅政陶公主之州守楊君惟執實佐其役。經始於壬子年月日。落成于癸丑年月日。有司歲時率祀事如典。而碑識尚闕。又七年張子天復校學于靖州。守吳君松率其諸孤以請為之記。

嘉定縣築城記

歲癸丑倭人內獮。颶蔽箭激而下環海之地。騷然矣。先是賊在大洋。瞭諸灘。咸沙葦平漫曠焉。茫焉莫省。向詣乃寶山。獨隱隱矗烟濤間。賊遂幟而登陸。寶山在嘉定東境。以故嘉定之患。特首先諸郡。是歲五月。賊迫城急。城故圯。雖繚以泥垣。垣亦穴。

可躍而逗也於是一城大哄會城之主者出人盡
號而奔主者歸下令戒民毋奔乃塞垣之竇者編
甲而守之賊退已復攻城東門門有善射者殪其
魁又遁去主者謂南昌萬侯也時賊猶籍境中勢
張甚侯曰嗟事危矣亟圖城於上官願乘賊之隙
而繕之便議可計出帑金若干募民貲若干其有
力而影射者令民轉相勸引又得貲若干畫田而
授役稽度以程工日臨而督之賞罰其用命不用
命者故趾蘚蝕剔而出障以堅木甃其上甃而崇
焉時侯業已內遷又留數月而城乃就緒嗣侯者

曰上虞楊侯侯至環城而視陟而嘆曰美哉壯乎
前人之烈也卒工者其在余乎又請于上官贖金
若干緡其霖而善崩者增其堞之庳者濬其濠之
淤者為敵臺若干座以䟽瞭望為戍舍若干楹以
息守士為譙樓為水關為浮梁各四以棲鼓漏以
時蓄洩以防警急而城之門名東晏海西濟漕南
宣文北振武咸易而新之城高若干丈周袤若干
里工始于癸丑冬十月訖于丙辰夏六月凡三年
而告成崢嶸蔽虧巍然奕然中囊井廬外襟江海
而東南諸城爭雄嘉定矣嗚呼二侯之功不其偉

歟昔周之世嘗城朔方城東土矣當是時文王始受天命宣王邁德中興其威靈氣勢豈不足以潛消夷孽坐弭強藩而顧遠勤其民哉蓋保邦固圉聖人亦思其可繼者以垂治安爾今國家承平日久吏率踵襲陋簡視其疆土若旅之東西次焉故大江以南邑多無城者即有城鮮堅緻宏麗也賊闖其境有望風潰爾蹂躪摩剝無敦何者噫嘻何其酷哉方萬侯之經始也民有譁者侯曰城不當城敢不為動楊侯之訖工也民又有譁者侯曰城不當堅緻宏麗耶不為動已而城成而賊至屢攻

屢挫久之賊竟不敢迫城民乃卒懽然向令二侯
狃侯畏嫌則鍾禍且無已烏能聲施後世哉是宜
與朔方東土之功並傳也

山陰縣儒學博士題名記

記曰三王四代維其師師無當於五服五服弗得
弗親夫師所繫其重如此哉是故先王建學群材
風厲宇內必樹之師師得人然後俗敦教行材斂
功起先王之化不墜於天下者繇此路也夫人材
之生譬之豫章梗柟常敷植於崇山沃壤然不遭
匠氏引繩施墨則雖有殊材繆違尺度將弗當於

大用矧其所培灌漸漬者甚渥也是故名都鉅邑
所叢產恒多材而造材俾當於用恒繇於師安定
之在蘇湖元晦之在同安蓋其人已叔世率卑其
任乃身校士於術序黨庠之間者亦輒自謂幽玄
而貶損所學失先王之桀士於是亦背所聞而舛
馳之甚或訾怨於其後風日以漓教日頽敝而罔
振然則世所繫於師誠重而師所自處繫士去留
亦不為少哉山陰儒學故在邑之巽隅創改歷若
千世師於學宮者亦不知凡若干人故未有題名
嘉靖丙寅博士華亭某君某偕其僚某君某某君

某蒐檢邑乘而得其世次所傳自漢迄今僅百十人懼後且湮沒乃相頌喟然曰吾儕不當致意耶遂謀於多士鳩工聚貲刻之貞石已乃謂復嘗濫預秉事爰屬為記蓋題名自邑里姓氏而外不加一詞而師也若而人嚴若而人易若而人得士若而人否森然昭矣非太史公所稱當世得失之林者與嗣師於茲者覽而攷焉則所繫於治教與繫士去留不鏡然得所觀勸焉三君子賢學久淹教成聲懋獲以其暇搜遺樹標如此他日多士遵其教彙升展采棟巖廊大厥用是繫於熙朝者亶

維碩矣而其所感恩又豈在蘇湖同安下哉復猥
無能為役固嘗游於斯佩師訓而知恩者湯以其
說諭於鄉之君子

山陰縣重建廊宇碑記

隆慶辛未春貴溪孺東徐公

廷對稱

旨拜高

第時海內諸縣多利敝不治

天子加意元元簡明習吏事者領大縣而山陰濱
海壤鹵而齒繁訟牒積委更是者常難之秋八月
公至自京師綰綬而治睹吏奸與民疾苦既垢
櫛而瘡調之蠹息仆起民大悅其年冬廊宇告災

公撤駟減食素袍而視事引咎自責明年八月取
他辭之可省者拓而新之民不知傭帑不知錙工
商不知徵集而吏胥有所閑簿牒復局鑰得不狼
籍其實僚會稽令一中楊公見而異之曰神哉是
舉搆鉅而無纖擾公視縣甫踰朞施置每如是乎
且余兩人者所轄殊而心同民亦同顧逢速異効
公實才余猥不逮公藉所觀摩多矣乃謀于山陰
張天復屬紀其事復於經費程役無書謹書成毀
之歲月於石而復申之以言曰公懿政誠如先生
言先生誠知公直一廊宇詎可盡公懿哉即白洋

丈忤村濱海之塘鏡湖漕河瀦水之堤皆獻澮之
所藉登耗之所繫行旅輪蹄之所往來也近者數
十里遠者百里或缺而如匏子之口或踈剝而如
長虹之斷骨者迨若干年更數吏而不効公至輒
治之盖皇皇然拯民命紓行踵於怒濤巨浸之間
而其不擾也猶之靖辦向者之廊宇噫此豈中才
亞智之士所可強致而幸集者之為哉次公之在
潁川令鄉部書鰥孤之不能葬者為區處則曰某
所大木可以材某亭猪子可以祀祭而吏民咸不
知所出即使他人為之終不及次公盖其聰明識

事才篤於天也如此正公今日事乎公教民投肉
有節限輸有等庭無留牘閭卒無呵人於棖闌至
東吏而擊豪颺發霜烈不借色於津要及勸農省
歛要東鄉校撫村鋤谷斧與訓諸弟子則兒抱而
孩裸之百里墟落真有犬不夜吠民不見吏之風
此又與劉祖榮伯仲奚直次公云乎哉於時一中
大夫政懿實相類施置有遲速足垂循吏均也而
今之紀徐公者特以構故又楊大夫托以賀公不
並論著

郡垣紀事

紹興郡治仍勾越之舊在山之半與民間通府庫
貨財若掌六條文字史居治左右盜猾易涎以舞
始垣以備之然卑薄易圯不即繕往往有踰而入
者改易簿牒攫取庫金取庫金主者猶覺之易簿
牒如丘山竟不易覺也燕之恭字盛公名某自臺
出守紹公質行威凝沈密治先要機檢察胥蔽巨
姦由垣之圯於是計策遐遠曰不廣則易即不高
以厚則易踰易即且踰即築猶無築也於是拓舊
址為丈者若干厚若干尺高幾培之值財方紕倣
周人金矢之法瓦石以訟者集版築以胥徒之罪

者集垣既治譙閣鎮樓細及欄楯露臺咸以所羨
一新之不煩官之錢不出民傭蓋數月而告竟始
侯之經是役也謗者十九既而五又既而三迨于
今謗者且美而歌頌之矣知公無私圖而有功於
遇巨蠹也善乎蘇長公之言曰君子之仕以才易
養至於宮室則受而傳之來者非獨以自養也今
日不治後日之費必倍而仕者諱土木之謗甚至
以腐壞轉相付與不敢易一椽此何義哉意當其
時亦恐若今日盛公始事之謗耶然垣之非以自
養比於宮室猶為易見而人言若彼吾於是而益

徵夫民之難於慮始也藉使盛公始事時持之不
力亦如曩仕者之諱營則所云二巨蠹者何時而
止耶他日長公之記浚井又曰水者人之所甚急
而旱至於井竭則非歲之常有以其不常有而忽
其所甚急此天下之通患也夫攬庫改牒亦豈日
日而常有者哉然有時而有之矣有之而思垣不
幾於旱竭井而後圖浚耶噫亦晚矣爰從父老之
請作邵垣紀事

武定郡貳鄧君碑

武定之郡削壁懸厓四維千里肘腋姚襄睥睨省

會諸羅之族蜂屯狐嘯奸宄時作鋤搏之急則東走蠻部西連烏蒙憑藉險雄以抗王師故土酋鳳氏明興以來世為梗患稔矣而蔓延四鄙虔劉剽剗頃年逆祖之禍尤烈焉嘉靖壬戌嘗控弦整旅竭帑藏十餘萬僅追奔出境賊不折一矢而我兵先敝矣乃不得已為招輯下策賊遂負嵎以笑益逞不靖拊循茲一者深患之歲丙寅大司馬新昌呂公聞于當宁請城武定賊恐將逞其故智呂公策於巡臺孟津劉公曰茲不當戒此朝食耶劉曰未也芻蕘不給我器不除是謂無備而動賊

且內訌為闕闕憂根本蹶矣然則將柰何劉曰吾
得一人倖楚雄政惠而民附其可以使呂公領之
蓋指鄧君也其年余至自京師二公以其故語余
余曰請以其人署富民亟為戰守計且以屏蔽藩
省二公遂檄君代令事而移其令事他事人莫測
其狀也君至富民下令於民曰吾將城若邑若且
伐石鳩木尋尺者與若直若干他境輦粟若芻及
鐵至吾境者與若直若干旬日而木石芻鐵輦粟
集城下侯得粟儲餉鐵為戎器木為城募勇士投
石超距首擒奸孽潛其境者十餘人初富民喘喙

不給贏敵甚君俄頃轉弱為強人百其勇賊亦莫測其狀也又數日而賊燔劫四出圍武定城甚急匝月不解若曰我餉必不繼也城民於是羅雀掘鼠以延朝夕省會洶洶思他徙以避賊鋒撫按恐之余曰富民扼其吭矣且保障在無憂也二公厲余兵萬人以半攻羅次制賊之背以半由富民夜半奪小甸關入賊巢賊猝不能動詰旦我兵至城下賊遂却引其衆遁江外當是時肘腹牽制轉餉千里士伍延頸待哺而城以內枵腹而號者日萬計四郊營壘相望諸羅峒寨伏匿逋寇窺釁而圖

甘心者不可勝數上下歛手莫為策矣余約鄧君
曰君第如前策給余餉惟君無難色余乃治水師
戰艦圖越金沙以滅賊而先以奇兵蒐匿捕伏如
冷村么英的多諸峒寨攻燬擊刺各殊狀火賊之
廬發賊之墓携賊之黨巢壘銷落殆盡乃馳羽書
約隣哨兵出江外君督餉千里日給十餘萬人肩
摩踵接於道人人無饑色用能殪逆渠安反側拓
地千餘里省會宴然不見剽掠之擾君之功也既
凱旋又經畫脩攘長策如核叛產削土封置學校
增屯堡急賑恤寬力役其大者施錯之輒効授筭

雖有自而便宜行之則君也明年

天子嘉其功增秩貳郡事以惠百姓又明年鳳氏
既降襲慕職稍稍怨望有嗾其叛者其酋曆搆水
西東川諸勅夷據險將發君偵得狀先給其子入
課公署忽夜半躬馳至賊營縛之兵不血刃而寇
弭境內按堵兩臺南郡陳公廣平田公特上其事
乞

天子殊擢之時余委事既久會以橫罹復至黔中
武郡父老相率牽脂挈卮酒慰余蕭寺中已乃乞
余命楮卿叙君之績且曰侯功如是異日者將舍

我以往茲且踰秩或不當滯之如積薪也余感父老言歛歔久之三問有云蟬翼為重千鈞為輕即一時尺寸勞伐由執戟獵專城擁麾鉞者詎一二可數也君猶積薪下僚豈乏明時乎執父老聞余言亦腕嘆逡巡而退君名楚彥楚臨武人先是署廣西尋甸二郡事及祿勸州皆有殊績茲不縷叙叙其大者

鏡波館記

鏡湖之南山縈水洄虬奔而雲矗支湧而派沿者千百不可指數而秦望屏立於莽蒼之中鏡湖下

諸諸山萬壑赴焉為最勝山容之媚與湖所受景
歲代月更變幻千百不可指數而朝烟夕霞海月
林雪風芙蓉兩芙蓉激鯉驚鴻蓑橫笠唱歌發而
籟興為最勝然是兩勝者惟瀕海瀉鹵之民不與
焉截湖而南周郊坵間凡井而廛者即農叟桑婦
皆得全有斯景人無爭也至品鑒其孰勝孰不勝
披襟而握管往來其憂樂則騷客騷人放臣羽士
與遺世樂天之徒專之矣余別墅可數畝蕪址屬
當其處自己巳夏始罷黔中役以歸餘暑見攻動
觸衣帶行與客屏避之園緩其伊鬱焉蓋數移觴

几而正得余城南舊墅茗酒交陳步楫互用起午
竟昏纏永漏長而景所徧嘗則日金閃波月璧吞
海岫雲歸而羣譁息嵐霏沈而空濛開棲禽漁牧
上下荅響來助游物几席漂香冉冉從菰蘩中栖
人髭鼻與六博投壺若相酬勸然而後向之所謂
見攻者不知其亡將焉所事避矣客乃指而顧余
曰子知所以負造物者乎彼方私子以勝而子自
謝以蕪辭之挹漿而舍所器且子騷放流也何以
自異於農叟桑婦井而廛者之共有斯景者哉居
數月始用客語剪茆而拓之僅取具於挹漿之器

而止明年春復與客落歛成視前步揖湖中湖所受以為勝者略變遷不可識認已客訝而繼以歌曰惟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四明狂客其謂此邪余始聞而愀然蓋數十年身所經一時集語下既而覺曰吾過矣吾過矣吾疲於半生數萬里之宦轍其間所以眩吾之目而蹶吾之駁者百出而吾不知其為過客也乃默愀然於客所歌四明氏之一語至向時所覽陟高深瓌詭無論大都名區即蠻箐鬼窟魚龍之所宮虺灼之所叢猶身嘗試之幸不死也而顧自舍於城南數里之近

不能出於客未語之先以早迷而晚覺也如此豈
禪子所云言下始大悟者邪余謹識之今以往吾
將樂其主而忘其客也已遂名其館曰鏡波堂曰
樂志堂之後有地盈隙他日手竹馬曰竹塢塢上
蔓蘿亭之曰薜荔薜荔之下引湖為池菱且魚之
以饌飲池三面為堤桺芙蓉綺綰繡錯館左右
為梭楔二徑曰芙蓉關曰松蘿旋沼以蓮可三畝
許達徑東石樹蓁蔓以篁竹亭其麓曰垂綸亭下
巨石以磯曰白鷗背磯枕沼軒然阪中者流霞閣
也閣之日值余生朝憑虛俯下沆瀣淋浪自南來

注潢流賓主交酬飄飄欲僊睥睨塵俗又復知有
攻之而戚之者哉閣之命名繇此沼洄閣旁曰小
若耶盤折而西踰浣花錦浪二橋有島焉曰青蓮
島上有亭曰茹芝又折而北縈紆入堤跨水為小
梁者三壘系壘水中若漚若鳬為青蓮之支島者五

鳴玉堂稿卷之五

明甘肅行太僕寺卿前湖廣督學副使山陰張天復著 翰林院修撰

山東左叅政門人陳文燭選擇

文類

祭楚王妃文

王化肇基壺德攸屬關雎風始懿歸賢淑於惟德
妃儲祥右族嬪于彤闈令儀肅肅箴圖式戒珮珩
攸穆令德維王山歸淵畜鷄鳴夙贊殿我南服
天子褒嘉駢恩錫福厥錫維何金符寶軸並耀龍
章永綏第祿胡奄僊遊靡延休俶某等奉命來

旬具官楚服恭聞訃音怛焉以踏陳詞薦虔歆茲
芬馥尚饗

祭少司空達齋徐年兄文

丁未之春策士如星交馬而馳三百其纓爰求同
心時則有幾華亭則公如蘭有芷或趨於朝或
止於室心通目成相視莫逆余貧公憐余仆公翼
裘馬念年耿耿衷臆迨公卿貳我則外遷敝車羸
馬蘭馬日南公歛思鱸拂衣以馳我猶嗜嚮迴鴈
之西公百石孤力挽莫掎我則弱弓援止而止騫
逐忘險馬敗僕痛我淹塵纓公嬉五湖蝮蛇雄虺

玄蠶赤螳九首索人流沙千里維斯絕微宦者所
顰矧伊簿對含垢茹辛生也不辰慈亦為虎公獨
馳書援我刀斧當斯之時有死無活所悲靡他少
公一訣徼公之福僅喘以東歆耒復却不敢告公
願假湏臾終期執手達人示化抑生于肘計聞之
夕號顙失聲三百其踴矢殉以身冉冉歲年宿矣
墓草紉紉弗躬寄芻亦杳有覩面目我獨非人願
此薄戾公意默聆惟公心行古昔長者形則靡留
聞流朝野公之不朽無關舍廬我失領要紛其
衣襦采藻越水伉薦於吳神與俱征淚亦與徂嗚

呼哀哉

祭徐先生文

卓犖維公質行在師縝馴而辨簡隅而規始其授膳顏壇晝餐折齋肄徒升座綏綏訓故發難開蒙釋疑出好以誠擇躬為彛及門如干登牖取巍禮刑於家銘施於匝憶父曾王典學自沔嗣子及孫以練駢顯公其載來經澤是演厥育儀卿為冠為冕同舍攸居蹇子譎譎抱寢舒議席談布展通好在門非以私嫌屬者校郢采於學官列其懿實龕之名壇為州士楷為州民觀遣牲一臠遺熟一餐

輦其題楣畢其肺腑維公之德如琢與璫維公之
訓若觴與鑿廩不稱報愛不易刊所在聲尊所祀
教宣昔遷於復繼宗於綿復子字之不忘其塵綿
人祝之將永其延余實後生奉公為詮豈其閭里
而以簡編公來饗余蓄甌竹籩

祭郝箕南文

嗟浮生之寓世棲輟塵於弱草既隲厚於厥生胡
朝榮而夕稿繫松柏之長年與彭鏗之難老信彼
蒼之獨私抑修短有期夙定於冥冥而莫可曉於
維先生宏中渥表摘材藻於弱齡聿吐維揚之奇

占風神之魁岸有踰中人之矯射策金門蚤奮跡
於巍科發硯劇邑繼騰聲於當道爰自秋官來僉
楚憲尋分藩於郢都肅旬宣於豐鎬聲績翩翩金
紱奕奕固人生之所難而曾未足以展君之素抱
方騁步於康莊奮青霄之驟褭謂萬里之亨衢即
瞬息其可造胡造物者畀君之豐而奪君之太早
年甫踰於彊仕用未究於厥施椿萱並耄棠棣先
摧蚤髻英嗣瑶林一枝譬彼明珠美璧方發匣以
騰光而主人顧愴亟投還其至寶此同儕所以慟
君之亡而益感浮生之幻冒也某等既沐契於寅

寮無飲義於年好聞君之喪恨匍匐之奠前撫君
之襯慨幽顯之既渺酌椒酒於秋風瞻皇穹以籲
禱願第祿昌於後昆而遐齡引於厥考庶足以慰
君於九泉而解吾儕之痛悞也矣哀哉尚 饗

祭韶巖宋叅議文

於維先生抱奇握珎方奮翮於雲霄期躋歷于通
津首魁百粵覽輝九宸既含香於粉署爰特簡於
恩綸建牙擁節分藩楚濱其祁山于鞏謚參蠻越
而拊循英標燁燁玉立嶙峋攬轡一方神采寡倫
衆方冀公以遠到胡遽反其天真曾輜車之卧未

匪而玉樓之召已頻芳齡瑰材有美未信是豈公
之才能庇楚之民而無能私庇其身抑造物忌取
數之多而華年代謝收公之奇蚤歸於河嶽星辰
余儕誼屬寅寮投分飲醇惻指人之不作空淚下
以沾巾瞻輶旒之返粵絮椒酒以清塵維公有知
庶其來歆

祭楊細林文

嗚呼繫厥衆生成貴有子子之不淑曷云紆紖惟
子令名是謂趾美矧藉青雲以光奕世惟公蚤歲
夙負才豪意所獨詣翱翔煙霄揆藻摘葩百世并

包才大數奇竟阨一第廻旋外僚不挫其氣他人
脂韋皎皎自樹媒孽在傍而公靡忌敷歷迭遭垂
十五年迹則晦矣施亦茂焉同時貴人朝省翩翩
世路太行屢蹶屢遷神胡不慙而俾棄捐余儕小
子企德維均願生也晚靡覲下塵見公之子如公
之身恂恂令子葆醇履芳醞藉今古羽儀巖廊海
內碩儒爭相頡頏猥以謗劣而同省郎聯鑣而馳
接几而觴時謂予儕念其家君曩自歲首以病來
聞令子惻惻中心如焚千里緘書勸公歸去公曰
兒止毋奪我志公素強脊益思踴勵曾幾何時訃

音猝至罹此閔凶疇不掩涕嗚呼哀哉霜霰集矣
山川阻修迄公之魂正於首丘令子實勞蒼天悠
悠都門一酹公乎來遊

祭王方伯文

於維先生顯允令芳蚪潛夢澤鳳翥清湘蚤奮魏
科為時彥摛策名南宮龍光燁燁分符綰綬劇縣
鳴琴江城春色湖上棠陰召司柱下青繡驄斧桓
桓使節直道隆古抑而不渝畜極斯通攬轡旬宣
惟日奮庸既總方岳荐躋台鼎抽簪避榮懸車蔗
景少公接武元方益揚一門三豸王應金鐙郢園

洵樂東山繫望云胡不祿哲人淪喪某生也晚夙
欽令聞重以令子年誼斯敦烈烈貞心敬承先志
方侍光華公則長逝我詞既陳我酒既將肅肅遺
靈昭格在堂

祭寶峰陸儀部文

於維先生璫璣梗楠功庸未展光乃中含弱冠操
觚藝圃蜚聲庭謨是淑鵬起滄溟挾策金門魏科
振武百里發硎閩南惠溥謂奮而前霄漢長騫陽
城撫字遲違十年既陟廷平文聲攸繫祠部荐更
晉司

帝制玉珮瓊琚繪藻摘詞維

皇右文注渥方滋鴻遠漸通奄延委棄燁燁英標
所齎者志白頭垂堂戾戾痛幃髫齡弱胤扶襯以
歸悽慟之懷上下咸併吳雲黯黯猿呻鶴驚某等
聯珮鵷行趨從禁闥追念誼私尤深慘怛輒旆旣
儼爰潔生芻玉人靡贖摧心裂膚

祭王毫州文

三渠公弟

大華孕秀右族聿興薦生英哲為國之禎維君趾
美茂起賢科淵源問學元方實多競爽瑤林婉芳
璚樹鄉稱季常士推叔度恂恂孝友翼翼走趨行

敦粹樸維德之隅夙窮家學文園下帷典謨是富
王韞山輝十年挾策閭闔排雲干將莫售有斐厥
聞爰叩

帝閭為親徇祿晉陽一麾名流王室尋憂去國再
起握符操割于亳德溥惠敷方整鵬翮遠奮康莊
清霄可騁溘爾云亡政簾畫闥庭鶴夜哀歌襦未
竟薤露先摧元方視君曰簾與墳維君之故憂慘
在原某等誼屬通家情均伯仲四鳥興悲三荆繫
慟爰潔其芻展此盡傷私豈吊生有懷用將

祭國博王十山先生文

伊昔先生膺洊衡聘多士抱藝人思奮競秉鑑掄
材務掇其真鈎軋異習疇敢不淳時復小子三十
不第獲登龍門竊幸遭際癸卯之秋摳衣席下拂
拭干將親屬陶冶既而寥廓馳驅南北公滯鳳陽
復猶故國違隔杖屨依稀十年幸叨禮署獲侍文
筵大雅碩音時切芳教玉珮瓊琚陽春古調壁離
濟濟咸渥餘馨公所鑄範東箭南金位沉下僚聲
蜚藝苑維

皇右文旋膺注眷乃維先生肆力操觚閉門著述
日追墳謨神勞疾生志憤力推偃蹇逆旅癯形日

顏擬策而前鳳翥龍驤青霄可騁溘先云亡垂白
倚門廢屨侍幃昉昉燕雲潛焉視歸最其隱者居
無擔儲前不逮養後不及垂嗚呼先生胡為而生
胡為而傾痛毒之懷上下咸并願贖無從夜臺永
絕軫此遐悲臨風淒咽

祭白洛源司丞文

維公司寇之孫中丞之子清華奕葉冠裳濟美而
能刻尚自樹不藉世資昔年髫髻負笈從師時有
碩儒倡道白下樞衣升堂親屬陶冶已而杖劍去
國囊書遠遊泛友賢雋結交名流繼取巍科歷官

部署典司禮樂紆徐容與才則美矣數亦奇焉一
為遷客遲徊十年

帝念才難召還禁近公思報稱夙夜感憤意激多
病勞過早衰京華三載牀褥半之

帝放還山全其晚節以就始終勿媿先烈夢飛雲
壑興遶滄浪南發有日溘先云亡於戲哀哉公身
眇小意氣甚偉上下古今屈指無幾蓋嘗西指關
洛南訪武夷登高望遠慷慨興悲而或尊酒清燈
悠然自喜摩挲干將志在萬里此其所負不為不
奇柰何人或見嫉世多莫知仕宦廿年官止六品

年逾半百而遽沒于寢公之諸郎濟濟森森冢器
燁燁如玉如金維公冢子足稱接武弱冠登科官
我子部解官扶柩返塋南州神歸桑梓禮正首丘
某等久猥同朝道誼相勗重以令子辱在寮屬一
尊酌公東出都門公靈有知良感余言

祭外父東山翁文

嗚呼民生於三等恩則齊繫翁之恩兼親與師方
復未第弱冠且孤翁曰爾惟力學經紀晨昏匪余
而誰挈榼囊粒相我黌序罔恤厥貲及某屢試而
北莫余云知翁曰爾學未至母情所為遲速縣命

罔加怨咨但誨余婦日效齊眉富貴福澤其需厥
時某於時感翁之言而發憤下帷暨而宦達某性
迂癡二十年間屢躋于顯屢濱于危翁曰爾惟樹
立母從詭隨相爾之才珪璋攸宜通塞匪人造物
乃司某於時飲檠茹辛以履康莊而罔敢憚乎馳
驅蓋翁之於某也栽培成立必求于至其心無異
於嚴慈而規誨屬望之殷又嘗畀我以師資繫翁
深恩莫狀其涯乃其直躬懿行鬼神莫欺一蹈于
過寢夢歔歔至於處囂傲之間酸辛百狀尤中人
所不能堪而翁獨甘之若飴彼詬而撻我則夔夔

彼詈而辱我則怡怡田閔孝義又鄉閭戚友之所
咸推而匪出某翁壻之私步趨矯健眉宇瑰奇謂
宜天道隲厚壽祉駢綏豈期十年宿疾倏忽長辭
憶昔庚戌之秋某嘗繪耕讀之圖而祝翁以詞翁
勗二昆職思其居今也肯堂肯構孟耕季讀足以
副翁庭訓之遺而邠蘭謝桂孫枝適發又皆可望
克紹乎奕世之裘箕若夫付托之言琅琅在耳某
雖薄劣矢當力任以扶顛禦侮而又焉敢辭翁其
已矣而其不泯者方與川長而山歸某固恨無長
繩大藥繫翁於不死而幸睹乎慶澤之長則翁亦

可以瞑目於九泉而何用乎愁淒臨軒哭奠聊展
我思翁來髣髴庶其余知

祭外山羅公文

嗚呼外山弱齡挾竒遵彼周行窮居甕牖雅志巖
廊長益宏肆厥問輝煌人知其歛雕為櫟刊方為
圓不炫而蔽而不知其裊身之恪憤時之勇實外
柔而內剛既幸而遭鵬躍龍驤聯步巍科沈珠吐
光憲郡發硃粉署含香漢東出守期年政通人咸
稱其為二千石之良方余滯於京邸公滯留都十
載為郎契濶未將公來考寂庶幾朝夕展余未伸

之腸已而余亦被命湖湘公投雙鯉期晤于雲夢
之許七澤之旁無何奄邁末疾公先遊于無何有
之鄉髫孤耄親形影皇皇時余落魄塵途徒深痛
悼實不能時省於公堂又踰十年公猶淺土葬事
未襄輿輶二孤遭家不辰我心摧傷幸一二名公
義激氣揚白於所司扶公彝綱茲方諏兆塋公于
玉架之陽群峰周廻鬱鬱蒼蒼英嗣王立允卜其
昌嗚呼外山公既已矣余亦虛生百年共盡斯人
之常生平未酬夫又奚悲乎亡羊哀哉尚 饗

祭趙太孺人文

緊太夫人德門淑配夙嗣蘋蘩思齊思媚於休粹
美有開厥祥錦江之渙慶源彌長赫赫中丞山巋
淵溜弼我

聖皇保釐南服爰始聖善斷機截髮母實嗣之鴻
烈駿發粵昔中丞持斧簡代有嚴絳騶茂熙

帝載風裁肅肅望隆朝著實惟母儀克襄獻替謨
教懋敷褒崇攸逮鳴珮垂紳寵光汪濊方期翟服
荐沐龍章

帝恩誕侈母懿孔揚謂天介祉戩穀爰滋鶴齡未
竟蕙帳長辭某等服官楚寮久席庇休飲泉思源

渥德彌流緊惟棘人扶襯旋蜀嗟我官常昌從匡
勗謹先舉旒敢奠以詞傷逝戀分愴惻路岐

祭孫太夫人文

嗚呼物有單厚氣有獨全禎嘉所萃有開必先繁
太夫人誕膺靈粹於休淑真思齊思媚疇發其祥
舜江之淚澤延關西簪纓趾美疇伉其良中丞之
配有煒鸞封岳紳鳴珮於維中丞西江秉鉞逢藩
釁亂抗死臣節桓桓正氣植我桑綱夫人在帷嫠
節嚴霜命子扶襯間關楚越既正首丘和熊斷髮
爰有三鳳振羽偕鳴允文允武聿駿蜚聲伯維膺

揚仲典綸綽季貳衡銓熙朝黼黻炳炳忠烈不顯
丕承不有慈懿疇導之成慶洽德綏式繁緒胤鴻
漸鵬翀蘭芬玉振奕奕雲仍四世一堂優游耄耋
式燕以康生既累封髮鶴顏童貞妻令母通籍于
宮沒有申錫治金鍤石於赫龍章垂光窈窕或得
于天一之謂難矧昇其全令問不刊黃流瑟瓚百
福攸宜隲厚自天匪夷所思某等追惟遺烈歆仰
令芳用潔藻蘋聿來登堂靈庶有知髣髴來嘗

祭殷太夫人文

繫太夫人德門淑配夙嗣蘋繁思齊思媚於維粹

美有開厥祥式闡謨敷慶流彌長肅肅英孫文園
獨步通籍瓊垣翔雲路手提文印鑪冶百越嗣
憲葉榆勛昭頌碣道駸駸聲巖廊望屬匪母之貽
曷其戩穀方期翟服荐沐龍章

帝恩誕侈壺懿孔揚胡月而翳胡苗而霜鶴齡未
百玉鏡斯藏吁嗟棘人東征簌簌報劉日短慘焉
以瘠某等鴈聯驥附旣嬾攸睦凡厥官常實資匡
勗傷逝戀分愴悽路岐摛詞展奠爰潔江蘺

祭王龍谿夫人文

猗與夫人允也女士淑世承家光昭彤史淑世維

何伉我宗儒倡道明時作懦起愚汎友名流吳轅
楚鞫鑪冶八埏振興兩都負笈雲從四海為徒夫
人主饋聿贊良圖動稱陽明家之師模範彼圭瓚
合度同樞君子好述德乃不孤烝我髦士嚮道益
孚承維何中丞之婦中丞之子大夫之配高華趾
美視世夸詡厥尚斯侈夫人居之土苴文綺儉慎
柔嘉雞鳴葛藟誨育三英鵬翀鶚起以引以續祥
歸麟趾爰期翟第介祉維新云胡不憇遽返其真
閭巷輟春士女沾襟生也聞道歿也奚呻壽母女
師令德靡湮某等竊附薦蘿夙欽慈軌言念芳徽

曷維其已微悃莫將爰修溪芷靈庶永存曰祈歆
止

祭吳川樓夫人文

詩詠樛木福履綏之亦云盛德詵詵螽斯吁嗟淑
媛懼此不辰斬於而嗣災于而身炳炳徽音聞于
夫子溫惠柔嘉夙云備只毓質于陳紈綺之女在
吳結褵躬秉機杼豐約斯殊辛甘乃和琴瑟友之
匪媒以情肅肅舅姑揄景為鄰先意祇承莫避險
辛怙恃既違長卿四壁布裳提甕迤邐備歷辟纒
朝暮以給學宮粗糲自甘旨滑乃供亦有箴言盤

遊是戒用相厥成騏驥逾邁三載京華未蓄厥胤
爰謂藁砧爾宗曷振卜貳于室周爰諮諏疇曰予
妬無靳惟休淑問孔揚播于王國聞者斯欽以式
閭闔女史克閑內則靡疚婉孌性成姱美天授瑤
華春翦芳蘭露零有闕其容有繁其馨某等締交
夫子驥附鵠聯莊生之哀惠子戚焉楚江黯黯輒
旖翩翩歸正首丘淑德嘉阡有赫

帝祉言俟重泉庶幾食報于千百年

祭徐安人文

嗚呼夫人毓祥右族歛德名閨昨歲自梓里如京

師艱關遠道為夫子也疇謂浦珠方聚豐鉞爰并
諧歡未幾而奄閔其馨耶余儕於夫子有交誼之
辱載拜蕙帟竊聞莊之盆音矣媿非惠子能無慘
於匍匐之間耶在禮知生而不知死則吊而不傷
既夙辱夫子之愛得稔聞夫人之賢孝敬動儉流
徽中葺然則非無知也其庸無傷爰修蘋藻登堂
而展其忱焉繫夫人其鑒歆哉

鳴玉堂稿卷之五尾